

#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回归

冯留邦 李 琼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云南省昆明市 650500

**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国家自主性和国家主权受到削弱,国民的忠诚感下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全球成为一个整体,使得国家不再能脱离于国际社会而单独处理国内事务和跨国事务。但进入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的发展也开始逐渐引人注目。各国军费开支的增加,英国“脱欧”,美国“退群”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都反映了逆全球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地位的回归。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因素塑造了民族国家的回归,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地位的回归这一现象。

**关键词:** 全球化; 国家自主性; 新冠疫情

在《全球大变革》里有超全球主义者; 怀疑论者; 变革论者这三种立场。超全球主义者对全球化持强烈的积极态度, 通常认为在标志着市场胜于国家方面, 全球化涉及经济活力以及不断发展的世界繁荣。<sup>[1]</sup> 怀疑论者把全球化描述成是一个幻想, 驳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观, 他们认为绝大部分经济活动仍发生在国家疆界内而不是跨国界。而变革论者的立场处于中间, 提供了一种中间道路的全球化观。

在全球化的影响方面, 赫尔德认为全球化还没有造成国家选择的绝对自主性的完全增加或减少, 但是毫无疑问, 不同政策和成本收益已经被改变了。国家融入国际社会, 其对外行为和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与以前相比是不一样的。那么全球化到底多大程度影响了国家的自主性呢? 首先国家的自主性在更多的时候体现为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sup>[2]</sup> 对经济自主性发挥影响的主要是跨过公司与全球资本市场, 跨国公司会通过限制或关闭当地生产且扩大在其他国家的生产而对东道国进行威胁, 迫使东道国做出使自己满意的政策。这样东道国在做出自己的政策方面的自主性与以前相比减少了。当今世界, 全球资本市场伴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扩张, 随着国家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程度加深, 政府过去管理国民经济的税收政策、利率、汇率等, 都会受到全球资

本市场的影响。<sup>[3]</sup>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政府在做出自己的经济政策时要同时考虑国内的经济情况和全球金融市场, 国家的自主性自然受到了影响。在政治自主性上, 一方面, 国际法的增多与约束力增强使得国家在做出自己政策时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另一方面, 通讯的全球化 and 跨国交易使政府很难控制可能损害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信息的跨边界流动。此外,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增多也使得国家的自主性与以前相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由此, 我们确实可以看出,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 国家在主权和自主性方面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与国家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 国家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 国家受全球化影响就越大。但是在新世纪, 越来越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脱离全球化, 反全球化运动方兴未艾, 一些影响世界进程的国际事件的发生也在预示着民族国家地位的回归。

## 一、影响民族国家回归的历史性事件

### (一) “9·11”恐怖主义凸显了国家的重要性

2001年9月11日, 美国历史上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911恐怖袭击发生。这次恐怖主义不仅仅在于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更在于它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深层次影响。9·11之后,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反恐战争, 但是它所推行的反恐战争并不是放弃单边主义, 在联盟的基础上反对恐怖主义。恰恰相反, 在反恐战争中, 美国丝毫不考虑盟国的建议。<sup>[4]</sup> 这表明了美国在911恐怖事件后强化了单边主义。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的强化应对跨国恐怖主义凸显了国家的重要性与独特能力, 即维持国内秩序, 保护国民免受外部侵略。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军费开支的大幅上升和反恐战争的发动, 冷战后军费开支下降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

## 作者简介:

冯留邦(1994.07)男, 汉族, 籍贯: 河南周口; 职务或职称: 无; 学历: 硕士; 单位: 云南民族大学; 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

李琼(1995.05)女, 汉族, 籍贯: 四川眉山; 职务或职称: 无; 学历: 硕士; 单位: 云南民族大学; 研究方向: 行政管理。

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军费运算首屈一指。同时，中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费开支也迅速增长。许多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以更严厉的领土控制的方式加强作为领土单位的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反恐战略常常意味着国家有更大的监控权甚至拘留权，乃至发展成为“国家安全体制”。<sup>[5]</sup>

### (二) 新冠疫情下的民族国家的回归

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席卷了整个世界。这场疫情对每个国家都是一个考验，虽然各个国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场疫情强化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增强。新冠疫情是如何冲击了全球化，增加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呢？首先全球化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传播，在全球化下，全球融为一个整体，商品，货物，资本，人员交流频繁。国家之间的边界弱化造成新冠疫情跨国、跨地区的传播十分便捷迅速。其次，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全球化造成巨大的破坏，不仅引起西方对主权安全的担忧，还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萎缩。全球供应链因疫情在多国暴发和传播而中断或崩溃，造成一些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物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疫情会迫使政府、企业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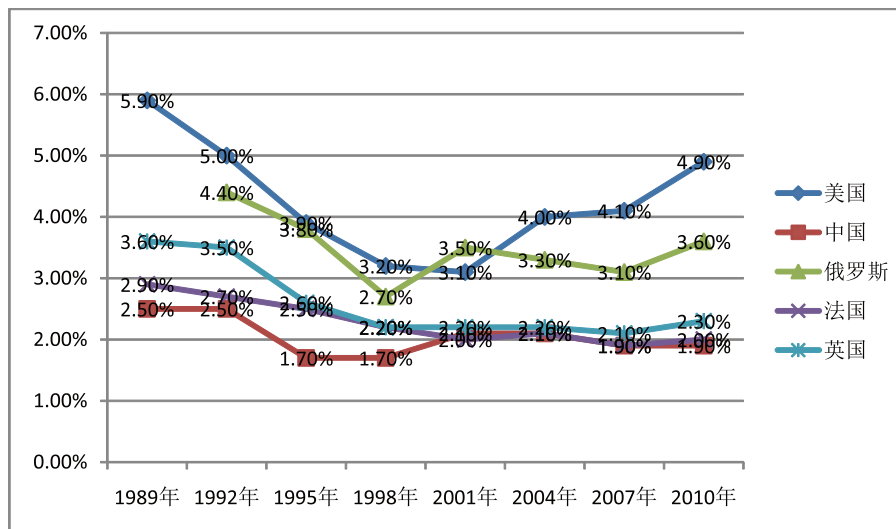
会加强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进而导致世界几乎很难回到21世纪初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不愿意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sup>[6]</sup>就会回归国家的治理与控制，国家的权力必然会得到增强。最后，在新冠疫情面前，国家的防疫工作有好有坏，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权力都得到了强化。在这场疫情中，各国纷纷以国家为单位加强国家的权力以更有效地控制疫情。在疫情过去之后，各国政府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已经得到权力，那么在疫情中国家权力的暂时性增加就会导致疫情过后国家权力的实际永久性增长。

## 二、塑造民族国家回归的因素

### (一) 跨国恐怖主义凸显国家的独特能力

首先便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21世纪出现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凸显了国家维持国内秩序，保护公民免受外部侵略的能力。9·11作为新时代恐怖主义的代表，让跨国恐怖主义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全世界开始进行反恐战争。这确实提升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重要性，但是它更大的提升民族国家的权力了。

表1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军事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1989年~2010年）



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国防预算数据库<sup>[7]</sup>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9·11之后，为了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美国提升了其一直持续走低的军事支出。虽然其他国家当时并没有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但是从图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一直以来持续下降的军事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都在2001年之后有显著上升。这表明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一些大国提高了对军事支出的投入，采取更多，

更严厉的措施加强对领土单位的国家的控制。这样政府在管控国家方面就会有更多的权力，更有利于国家履行维持国内秩序，保护公民免受外部侵略的职能。而且这个职能，只有国家才能承担。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行为体，只有以国家暴力机关作为依托，才能更好的保护本国公民，免受外部侵略和袭击。

### (二) “市场”与“政府”

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之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被人们探讨与研究，无论人们如何去看待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守夜人亦或是调节器，政府都是繁荣发展的市场所不可或缺的。虽然新自由主义认为，繁荣和发展仅仅是市场机制的产物。但是，只有在一个有序的法治和社会秩序下，市场经济才能成功运作，只有国家才能保障法治和秩序。由此可见，规范和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国家的角色不可或缺。其次国家还能弥补市场的局限性。众所周知，市场由于自己本身的特点而具有自利性、盲目性等一系列特征，当市场出现漏洞与缺陷时，代表国家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来调整市场上出现的各种不当行为，防止市场出现失灵，进而引发更大的危机。在更广泛的层次上，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关键作用体现在经济危机中，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会受到波及。虽然国际社会为国家提供了一些协调一致的共同应对危机的论坛，但只有国家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与意愿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救市和干预方案。由此可看出，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当今全球化进程受挫的时期，国家扮演着更加积极的经济角色。

### 三、如何看待民族国家的回归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回归呢？关键是我们把这一现象确定为什么。本文认为，无论跨国恐怖主义、还是新冠疫情，这些预示着民族国家回归的标志性事件都不能决定全球化的进程，他们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的回归只是全球化进程的一段曲折路程。当今全球化的进程是有很多因素塑造的，如全球资本市场，交通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等各种原因。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关键推动力。人类社会总是向前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全球化进程是不会停止的。全球化进程虽然会有曲折回返，但是全球化不会结束，我们要做的便是积极的融入全球化进程，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强度，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因此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回归，我们要理性的看待这一历史现象。要充分发挥民族国家的作用以应对跨国恐怖主义和新冠疫情。其次，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最近几年国家之间的合作明显减少，随着美国相继退出各种国际组织，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国际合作不抱信心，而且新冠疫情更加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摒弃偏见，同舟共济，加强合作与信任，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而不是相互猜忌，与邻为壑。最后，我们也要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是不能无限制增长的，国家地位的回归是与历史阶段是相适应的。地位有所回归，但全球化的前进还是主流。因此国家不能过度的增加权力，否则市场就会失去活力，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因此国家要注重在某些领域增加权力的同时，在某些领域要注重放权，形成国际组织、国家、地方政府等多层次治理体系。让更多的机构为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做出贡献。这样不仅使政府减轻了负担，而且会使社会各主体有了积极性，国际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 参考文献：

- [1]安德鲁·海伍德【英】.全球政治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第5页.
- [2]鲁克俭.试论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J].教学与研究.2001(09):第44-48页
- [3]鲁克俭.试论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J].教学与研究.2001(09):第44-48页
- [4]刘振霞.论“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06):第61-62页.
- [5]安德鲁·海伍德【英】.全球政治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第119页.
- [6]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J]. Foreign Policy. 2020.
- [7]<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2020>.